

# 是否包容同性戀，到底由誰說了算？| 學人說

繆斯夫人 2018-03-25 12:57:40

我們對同性戀的態度是如何產生的？這也許不只是一個人觀點，它甚至與國家政權的影響息息相關。

每當我們談起“政權影響公眾意見”，大家頭腦中第一個印象可能是國家政權，通過大眾傳媒、教育系統，對公民在公共領域的政治態度進行引導。事實上，即使在非常個人領域的議題上，例如墮胎權利、婚戀觀念、性行為與性取向、對父母等長輩權威的服從度等等，政權這一巨集觀環境也會對個人價值觀產生影響。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就是國家政權的權威性如何影響人們對同性戀現象的態度？



撰文 | 張匯泉

責編 | 錢嶽

## 1 為什麼國家領袖要管同性戀這件事兒？

舉個例子，近年來，俄羅斯和北美、西歐國家經常在同性戀權益問題上發生爭執，甚至美劇《紙牌屋》第三季都以大量篇幅去描述這段現實，比如：總統夫人前往莫斯科營救入獄的同性戀民權人士並引發外交風波、“暴動小貓”樂隊在白宮晚宴上抗議俄羅斯總統彼得羅夫（虛構人物）等等內容。

筆者一開始對此也很困惑：我能理解權威領袖在政治議題（選舉、司法改革、反腐敗）上反對開放；然而，為什麼在較為私人、看似不涉政局的婚姻、性、家庭、生育等等議題上，領袖和政權也希望加以強力控制呢？我們就先引用《紙牌屋》第三季彼得羅夫總統向安德伍德總統解釋自己所作所為的臺詞吧：

"我需要展示我的強硬。總統先生，你不瞭解俄羅斯。如果你的人民不喜歡你的施政，他們用選票讓你下臺。如果我的人民不喜歡我的施政，他們就推倒我的雕像。反同性戀宣傳法太野蠻了？是。當然很野蠻。但是宗教、傳統，這些對我們俄羅斯大多數人民來說，是紮根在骨子裡的。這部法律，是為他們通過的。正如你要代表你的人民，我也要代表我的人民。"

的確。正如彼得羅夫總統在《紙牌屋》裡針對同性戀問題寸步不讓，甚至不惜與美國的高峰會談破裂。現實中，俄羅斯領導人普京也在墮胎、同性戀乃至外國公民收養俄羅斯嬰兒等議題上，採取非常保守且強硬的態度（Makarychev & Medvedev 2015）。世俗政權在這些議題上的表態，能夠起到鼓動民族情緒和民族主義、提升民族內部向心力的效果。相反，在這些議題上的鬆動，則會損害世俗政權在“維護民族文化”、“維護傳統價值”等方面的道德權威，進而損傷威權政府的合法性。可見，在特定文化、社會環境裡，即使是看似個人空間裡的性、婚姻、生育，都和周遭的巨集觀環境——宗教、傳統乃至政治權威——緊密聯絡著。

## 2 什麼樣的公民會更包容同性戀？

今天我們就來說說巨集觀制度如何影響人們“對同性戀的包容/接納”程度。什麼樣的人對同性戀持有更包容或接納的態度呢？

既有的研究結論顯示：無神論者相比於有宗教信仰的人更包容同性戀；年輕人相較於年長者對同性戀更包容；社會分層中處於高階層的人士往往比底階層的人士更包容；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通常也更包容和接納同性戀。從國家層面來看，富裕國家、社會財富分配較平等的國家，比發展中國家以及財富分配較不平等的社會，總體而言也更加包容同性戀。

近期的研究則更細緻的考察了制度環境的作用，例如Scott Milligan和合作者於2014年發表在《加拿大社會學評論》上的比較研究發現，和人們通常的認知不同：就同性戀議題而言，個體信仰伊斯蘭教本身並不會讓人不包容。比如，生活在西方社會的穆斯林沒有比非穆斯林更加保守。然而，生活在伊斯蘭政權統治之下的人，無論他們是否是穆斯林

(換句話說，無論他們是穆斯林、基督徒或無神論者)，都比生活在非伊斯蘭政權下的人更加保守。**也就是說：不是個體宗教信仰，也不是某一種文化必然保守；而是制度環境（包括政府、司法等）約束了個體公民的行為和觀念。當然原作者也提示，有可能是長期“自我選擇”的過程，讓觀念較為西化的穆斯林選擇了移民西方，而保守者更願意留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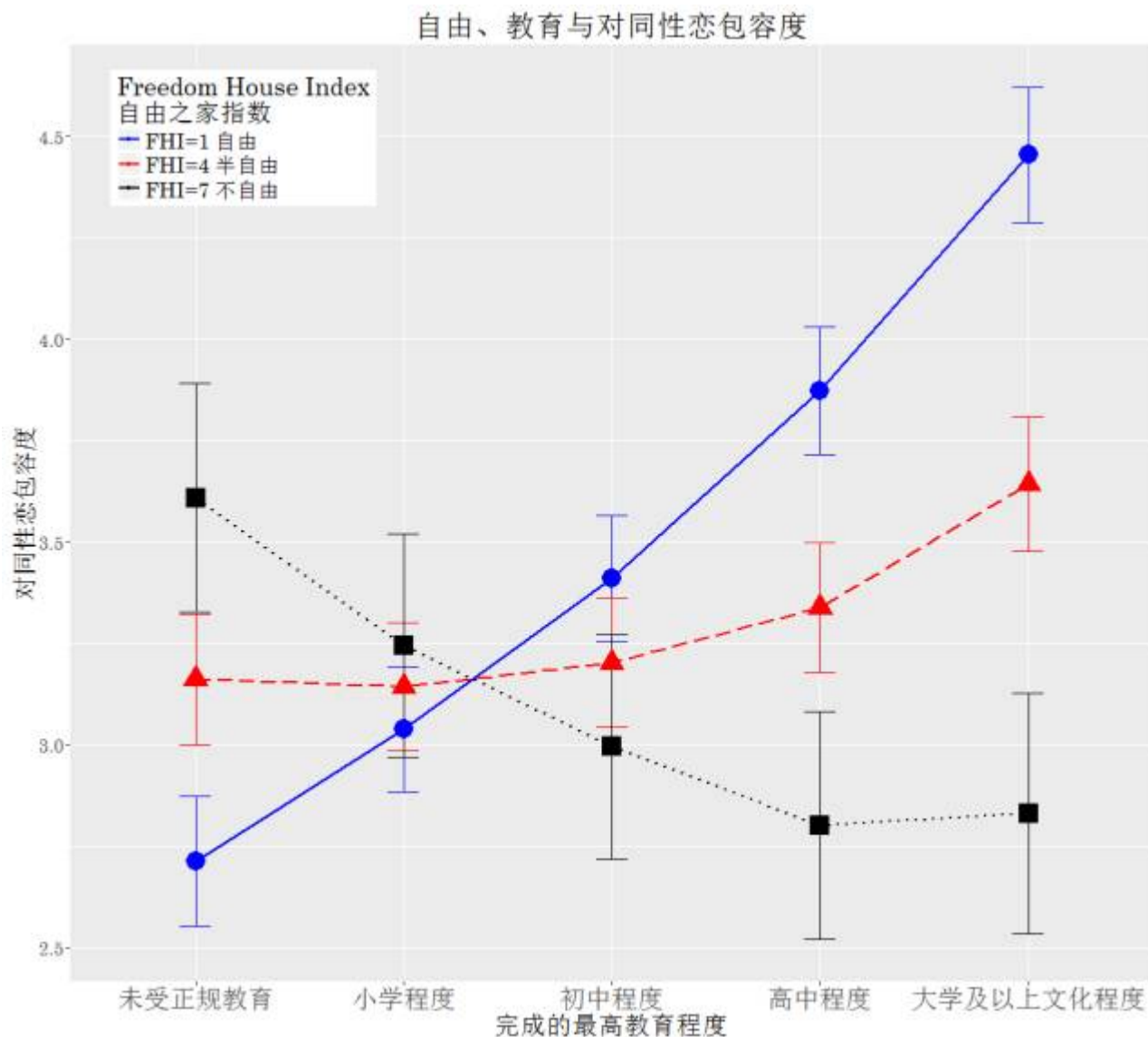
### 3 政治自由與對同性戀的包容程度

筆者沿著這個思路，使用1981年到2014年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資料，對99個國家、240個“國家-年份”的案例進行比較，考察了政權的政治自由/開明程度與該國民眾對同性戀議題包容程度的關係。政權的政治自由/開明程度的衡量指標包括：是否有自由選舉、自由媒體、獨立司法、資訊公開、允許社會運動和抗議等。筆者採用多層線性模型的分析發現，非自由政權不僅僅整體上更加保守，還會調節教育對人的影響。

在下面的這張圖裡，藍色折線代表根據FREEDOM HOUSE（自由之家）測量為最自由的社會（Freedom House Index得分為1，比如丹麥）；黑色代表最不自由的社會（Freedom House Index得分為7，比如北朝鮮）；紅色居中(得分為4，例如墨西哥)。橫座標軸代表由低到高的五個教育水平。縱座標軸代表對同性戀由低到高的包容度。

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對同性戀持有越開明和包容的態度嗎？從圖中我們發現，受教育程度與人們對同性戀的態度的關係，在不同社會制度下有很大差異。在自由社會（如藍線所示），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對同性戀的接納程度越高；換句話說，在自由社會，教育施加的開明作用最為明顯。而在半自由和不自由社會，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卻並不一定對

同性戀懷有更接納的態度；換言之，相比自由社會而言，在半自由或不自由的社會裡，教育施加的開明作用相對較小。



為什麼教育的作用大小，依賴於政權的自由程度呢？

如果依據邊際效用理論推測，越是保守落後的國家，越是教育稀缺的國家，教育給人帶來的啟蒙作用應該是越顯著——但這顯然不符合以上發現。另一種推測是，非自由政權（無論是神權，還是威權）不希望教育施加過分自由化的影響，從而有意識干預教育內容，從而讓教育的自由化作用弱化。幾十年前有句老話，“**知識越多越反動**”。或許在非自由化的國家，政府通過各種潛移默化或者明目張膽的意識形態教育，讓知識分子變得沒那麼“反動”。不過，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這裡的論述僅僅是基於資料的一種假說，尚不能充分證明“從威權政權到保守觀念”的因果關係；相反，亦有可能是先有持有保守觀念的大眾，才催生了傾向於保守的政權。

總之，今天推薦的論文和討論說明了：**無論是公共領域議題，還是私人生活方面的態度，公民個人的觀念，都巨集觀的制度、政權密不可分。**

#### 參考文獻：

Milligan, S., Andersen, R., & Brym, R. (2014). Assessing Variation in Tolerance in 23 Muslim-Majority and Western Countries.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Revue canadienne de sociologie*, 51(3), 239-261.

Makarychev, A., & Medvedev, S. (2015). Biopolitics and Power in Putin's Russia.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62(1), 45-54.

Zhang, T.H. (2016). Freedom, Education and Tolerance of homosexuali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99 societi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張匯泉

多倫多大學社會學  
博士候選人

權威、嚴謹、客觀  
我們帶你體驗不一樣的情感婚姻生活